

NANA

娜娜

(法)左拉 著
焦菊隐 译



关于左拉的长篇名著《娜娜》

张英伦

长篇小说《娜娜》是杰出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艾弥尔·左拉的重要作品之一，属于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九部。众所周知，左拉是力倡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他原打算把这部共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巨著写成“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它首先要“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其次是“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在千千万万风俗和事件的细微末节中刻划出这个时代”。但实践的结果却是：在其中的一些出色的作品里，病理研究让位于社会研究，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于社会环境的决定论，现实主义取得了对自然主义的胜利。

《娜娜》就属于这些优秀作品之列。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娜娜，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七部小说《小酒店》的主人公——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和失业工人、酒精中毒者古波的女儿。她起初在一个剧团里当演员，演技蹩脚，却以其美貌而令许多人倾倒。她先同一个银行家相好，后又爱上一个演员，结果被人遗弃。她发现在那社会里没有任何人真正爱她，也没有任何人真正值得她爱，索性玩世不恭，操

起高级妓女的职业来。她让一个又一个贵族、资产者倾家荡产，似乎在以这种方式为下层人复仇，最后自己落得重病惨死。当娜娜的尸体正在腐烂时，街上喧声四起，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了。就是这场普法战争，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

同《小酒店》一样，《娜娜》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和生活的无情揭露。左拉的写作笔记说明，这部小说中的事件是在一八六七年第二帝国表面上繁荣的时期开始的。但是作家已敏锐地预感到第二帝国的结局即将到来，所以着力在作品中渲染了日益迫近的崩溃的空气。女主人公娜娜就是他选择来进行巨大的社会概括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按左拉的想法，这个形象就是第二帝国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灿烂的外表，而内部却已腐朽。左拉写道：“娜娜腐烂的躯体，就是垂死挣扎中的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娜娜的悲剧决不是用任何生理或病理的因素所能解释的，它只能是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正是从她身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不可药救的痼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这部小说是对一个妓女的写照，莫如说是对一个社会的写照。

这部小说也是左拉的艺术杰作之一。它充分显示出左拉的独特风格：文笔粗犷、遒劲；喜作翔实、准确的细节描写；人物形象突出；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第一章

晚上已经到了九点钟，万象剧院的场子里还是空空的。固然头层楼上和池座的前排，已经有了几个人，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可是实际上，这寥寥的几个人，在昏昏的煤气大吊灯的降暗了光线之下，散布在那许多排隐约可见是铺着紫红丝绒垫子的空座位当中，简直就等于完全消失了。舞台前幕象一大块红渍，整个笼罩在一片昏影中，幕后，没有开的脚灯处，和台前零落地放着乐队的空乐架的地方，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在头顶上最高处，四楼的两廊座位里，有一片不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中，时时传来呼唤和大笑；那里已经一排又一排地挤满了妇女和戴工人帽子的头颅，一排又高过一排地坐在塑金花的柱子之大大拱形空间之下，头顶上紧贴着圆形的屋顶，这屋顶上画着裸体的女人和儿童飞翔在天空，这幅天空的图画，在瓦斯灯光下，变成了绿色。每隔几分钟，女招待员就出现一次，手里拿着戏票，领着走在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匆匆忙忙地往前走。他们找到了座位，坐下了，男的穿着晚礼服，女的坐在他旁边，纤弱而懒散地假傍着他，眼睛向剧场四处慢慢地飘荡。

两位少年出现在池座的前排；他们一直站在那里，往四下里张望。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艾克多尔？”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个，一

个高个子，留着一小撮八字胡，这样大声地说。“我们来得太早了！你本来该让我把雪茄抽完了再来的。”

一个女招待员正经过。

“啊，浮式瑞先生，”她很熟悉地说，“还有半个钟点才开幕呢！”

“那为什么他们广告上说九点开演呢？”艾克多尔嘟囔着，瘦长的脸上露出一点生气的神色。“就在今天早晨，戏里担任角色的柯拉蕊丝还跟我赌咒，说他们准九点开幕呢。”

他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往高处看，仔细观察那几层楼上的那些昏黑的包厢。包厢里都糊的是绿纸，所以更显得茫茫了。再往下看，头一层楼上包厢的底下，池座里小包厢都埋在绝对的漆黑之中。这楼底下的第二排包厢里，只有一位肥壮的妇人，呆呆地靠在面前蒙着丝绒面的栏杆上。在舞台两旁高耸着的半圆壁柱之间，在台口包厢，厢栏上悬垂着长穗子的扇形彩饰，这里的包厢，哪一间也还都没有人来。剧场的面貌，和一片柔绿的气氛所烘托出来的黄白色建筑花饰，只能隐约地看清楚一半，就仿佛中间所悬着的那一盏大水晶瓦斯灯的火焰，所喷出的许多小光线，把整个场子都洒满了灰尘一样。

“你给绿西把台口包厢票买好了没有？”艾克多尔问。

“买好了，”他的同伴回答，“不过这张票我买得可真费了一点事。啊，不用担心，绿西不会早到的！”

他抑制下去一个轻微的呵欠，停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真是运气，你，你以前不是没有看过初演吗？今天这出《金发的爱神》一定会成为本季轰动一时的大事。六个月以来，外边已经就谈着这出戏了。喂，里边有多么好的音乐啊，我亲爱的孩子！这个包尔德那夫，是多么狡黠的一条狗，他真懂得经营，硬把这出戏一直留到如今开博览会的期间才演。”

艾克多尔虔诚地仔细听着。他提了一个问题。

· · ·

“那个新明星，就是要扮爱神的那个娜娜，你认识她吗？”

“你看你，你又来了！”浮式瑞伸出两只胳膊来，大声说。“从今天一大早，大家就来缠着我问娜娜。我遇见的人有二十个以上，左一个也问娜娜，右一个也问娜娜！可我又晓得什么呢？难道巴黎所有的风流女人，我个个都认识吗？娜娜是包尔德那夫创造出来的一个花样！一定是很漂亮的一个东西！”

他尽力在镇定自己，不过，那剧场里面的空虚，那吊灯所发出来的昏沉的光亮，和那个地方虽然充满了低语与关门之声，而依然唤起教堂一般的宁静感觉——这一切，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不行，凭什么也不行，”他忽然说，“在这个地方呆下去，连头发可都要变白了。我——我得出去。我们也许在楼下遇到包尔德那夫。他会把一切详情讲给我们听听的。”

楼下，是一大间进门口的大厅，地下铺着大理石，售票处就在那里，观众开始来了。从敞开的三道门口望出去，晴和的四月的夜晚，整个是扰攘激动的大街上的热烈生活，正传映进来。车轮的声音，突然停止在门前，车门吱呀地又再关上，人们开始一小群一小组的走进来，排班站在售票处，然后再爬上大厅尽头处的双路楼梯，上楼的时候，女人们从容不迫地摇摆着双臀。大厅四周的赤裸而灰白的墙壁上，只有一点点第一帝国时代式的装饰，看来仿佛是玩具的庙堂里的许多棵柱子。黄色的广告，在四面墙上，高高的展贴得耀眼，上边用黑体大字母写着“娜娜”的名字。一些似乎胶着在入口的男人，都在读着这些广告；其余的人随处站着，专心在谈话，这样就把剧场的入口全给堵住；这个时候，在售票处的里面，硬绷绷地坐着一个块头很大的男子，生来一副宽大的脸，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正对那些急于要订座位的人们，发着粗暴的谈话。

“包尔德那夫在这里，”浮式瑞下着楼梯时说。可是那位经

理先生早已看见他了。

“喂，喂！你这个人做事可真漂亮啊！”他从老远的就向着他喊了，“这就是你给我发表短评的法子吗？是吗？你看，我今天早晨把我那一份《费加洛报》打开一看——嘿，连一个字也不见！”

“你先听我说，”浮式瑞回答。“我当然先得认识了你的娜娜，然后才能够谈她呀。何况，我并没有答应过你什么。”

然后，为了结束这一场讨论，他就向他介绍他的表弟，艾克多尔·拉·法罗阿兹，这位青年，是到巴黎来完成他的教育的。经理的眼睛一瞥，就已经把这位青年打量个仔细。而艾克多尔，对于他这种审视，也发生深深的兴趣。他一看，这个包尔德那夫，这个一向组织肉感的表演的人，原来是对女人如一个狱卒那样监禁不放的人，是在宣传上弄新花样永远十分起劲的聪明人，是一个高声谈话，随意吐痰，喜欢拍大腿的人，又是一个具有警察精神的讽刺者！艾克多尔心里觉得，在这种场合之下，他应当发表一点善意的意见。

“你的剧院——”他用一个悦耳的声调，刚一开口说。

包尔德那夫用一种野蛮的词句，打断了他的话，宛如一个在坦白的朋友中间好说痴话的人。

“你管它叫作我的妓院好了！”

浮式瑞听了这个名词，赞同地大笑起来，而拉·法罗阿兹的一段美丽辞藻，就只好吞在咽喉，打住不说，心里虽然觉得十分震惊，可是外表还强做很欣赏这种词句的样子。经理这时早已经冲过去和一个戏剧批评家去握手了，那个人的文字是很有重大的影响的。等他转身走回来，拉·法罗阿兹的心情已经恢复原态。他怕露出过于惊惶无措的样子，会叫人家把他看成乡下佬。

“我已经听人说过，”他又开了口，积极地急想找出一点话

来说说，“听说娜娜有一副绝妙的喉咙。”

“娜娜吗？”经理把两肩一耸，叫了出来，“那简直是一根水枪的声音！”

这位青年赶快补充说，——

“而且听说她还是一个第一流的演员！”

“她吗！哼，她简直是一个蠢货！她到了台上，连手脚都不懂得怎么放。”

拉·法罗阿兹脸上微微一红。他象掉在五里雾中，张口结舌地说，——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错过今天晚上这个初演的机会的，我知道你的剧院——”

“叫它作妓院，”包尔德那夫又插进嘴来，象一个具有成见者那样无情的顽固。

这个时候，浮式瑞正以极端平静的心情，在注视着进门来的那些妇女们。他看见他的表弟这样茫然地掉在雾中，笑也不好，气也不好，就赶快给他解围。

“就请你顺着他的意思叫好了——既然这样才叫他高兴，那么他愿意你叫他的剧院什么，你就叫什么吧。而你呢，我亲爱的朋友，也别尽说这些话，叫我们在这里白白等一场。假如你的娜娜真的既不会唱又不会演，那你不就算做错了事了吗，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是我所担心的，也正是我要跟你说的实话。”

“做错了事！做错了事！”经理喊了出来，脸色也都涨得发紫。“一个女人，难道就必须懂得演懂得唱才行吗？喂，我的小鸡，你也太笨了；娜娜另外有别的长处啊，凭良心说！——这个长处，翻得过你们所说的一切本领，这我早就用鼻子闻出来了；这些长处，是从她的身上发挥出来的，发挥得十分强烈，如果不然的话，那我的鼻子可真是白痴的嗅觉了。你不信等一会儿看，不信等一会儿看！她只要一登台，我敢保整个场子里

的人就马上都张着嘴瞪着她的身上。”

他说话的时候，举起两只粗大的手，这两只手受了他恳切的热诚的影响在发抖，接着，他把情感冷静了一下之后，就把声音放低，自己向自己咕噜着，——

“没有错，她将来一定会了不起的！嘿，一点也不错，她会帮我的忙的，她会了不起的！就看看那浑身的皮肉，喂，她生得多么白嫩的一身皮肉啊！”

之后，为了浮式瑞向他盘问，他就答应详详细细地说明。他所用来表白的措辞，都十分粗野，使阿克多尔·拉·法罗阿兹听着有点讨厌。原来他早就和娜娜很亲昵，本来就急于把她摆脱开，弄到舞台上。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他正缺少一个扮爱神的演员。他是从来不让一个女人妨碍他太久的时间的，所以宁愿叫观众们马上去欣赏欣赏她的长处。但是，这位赫赫的小姐的降临，使他的生意中起了一场争执地位的风波，弄得天翻地覆。他原有的一位明星，洛丝·米宁，是一个技艺精到的女演员，又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手，她猜想到面前有这么一个对手，心里很愤怒，就整天以辞职拆他的台来威胁他。至于广告问题呢，我的天！竟为了名字排列的前后，闹得够多么凶！结果还是他决定把这两个女演员的名字，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印出来这才算了事。但，这还不算完，烦恼他的事还多得很呢。比如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那两个小女人——他是这样称呼她们的——一个西蒙，一个是柯拉蕊丝，她们无论哪一个，只要一不听他的话去做，他就得马上跳起来，一把把她们从后边拉住。不这样，日子就没有法子维持下去。啊，真的，他是在拿她们来卖钱；而这些贱女人，也自知她们能卖多少钱的！

“嘶！”他忽然改变了话头，扬起声音来说，“米宁和史坦那来了。他们永远在一起。你们知道，史坦那对洛丝有一点厌倦了，所以洛丝的丈夫才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生怕他偷偷溜跑了。”

从剧院飞檐上照下来的一列瓦斯灯火的光亮，在门前的路面上，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辉。两株绿得刺目的小树，被灯光一射，清清楚楚地突现出来；在这样活跃的照明下：一条柱子，也闪着光芒，所以老远的人就可以看得见柱子上所贴的广告上的字句，清楚得和白天一样，而旁边大街上的沉沉黑夜里，只在永运动荡中的群众的模糊轮廓的头顶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几点灯火。有许多人并不马上就跨进剧院的大门，先站在外边，在那一系列瓦斯灯火的光线下，一边吸着雪茄，一边在闲谈。灯光在他们的脸上，洒下菜色的苍白，又把他们的缩短了的黑影，在柏油的路面上，照出剪像。一个很高很宽的男人，生着一个杂耍场中那种结实人的方形头颅，那就是米宁，他正在一群一群的人们中间，挤着过来，胳膊上拖着那位银行家史坦那；史坦那是一个非常矮小的，有一个早已显然的便便大腹，一面圆圆的脸，脸的四周，围着一道已经斑白的下髭。

“怎么样，”包尔德那夫对银行家说，“你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遇到的就是她。”

“啊！昨天遇到的就是她，是吗？”史坦那不自觉地叫了出来。“我昨天也猜到是她的。只因为她进去的时候我正走出来，所以几乎连她的一点影子也没有抓着。”

米宁半闭着眼皮在听着，神经地旋转他手指上的一个大钻石戒指。他明白他们所谈的是娜娜。随后，既然包尔德那夫把他的新明星描成了一个画像来，在银行家的眼中燃起一把情火，他就忍不住加入了谈话。

“喂，我亲爱的朋友，别管她吧：她是个下流之辈！观众不久就会把她赶出去的。史坦那，我的孩子，你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着你呢。”

他还在想把他把持住。但是史坦那不肯离开包尔德那夫。他们的眼前，拥挤着一堆人，象水流一样挤塞在售票处，那里发

着嗡嗡的嘈杂声，在这一片嗡嗡之中，时时传出娜娜的名字，那两个字音叫得极其生动，象唱一样的悦耳。站在广告面前发呆的男人们，大声把这个名字拼读出来；其余的人，凡是经过广告那里的，也都用疑问的调子，把那个名字读一遍；而妇女们呢，都带着讶异的神情，把它一遍又一遍地轻声读着，一读马上就心眩起来，微笑起来。没有一个人认得娜娜。娜娜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于是传言和笑话，就从一只耳边，传到另一只耳边，私语着，在那群人堆里传遍开来。这个名字本身就温柔，这是一个娇媚的名字，它那特有的顺口，使每一个嘴唇说起来都方便。那些人，只要口中把这个字音这样一发，心情马上就愉快起来，脾气也立刻变得十分柔和了。一种好奇的狂热，那种和毫无理性的猝然发疯一样猛烈的巴黎人的好奇心，催迫着群众，走向前来，任何人都想看一看娜娜。有一个女人被人挤掉了盛装的裙飘带；有一个男人挤时丢失了帽子。

“啊，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对我提出的问题太多了！”包尔德那夫大声说，这时有一二十个人正拿各种问题把他包围住。“你们一会儿就会看见她的，我走了；他们还找我有事呢。”

他一看见已经把观众的热衷燃起，心里暗暗地狂喜，一溜烟就不见了。米宁耸了耸肩，提醒史坦那，说洛丝正在等着他，要把她在第一幕里所穿的服装，先给他看看。

“老天！外边绿西来了，正下车。”拉·法罗阿兹对浮式瑞说。

那确是绿西·司徒阿尔，一个面貌平庸的短小妇人，年纪大约有四十岁的，生成一个比例不称的脖颈，一副瘦薄而带皱纹的面孔，一张厚嘴唇，可是，虽然如此，她却有那么一种聪明的精神，那么一种温雅大方的态度，所以看起来确是很迷人。她带着她的卡洛琳·艾盖，和她的母亲——卡洛琳是一个冰霜之美的典型女人；她母亲是一个举止非常高贵的人物。不过看

起来好象是用草扎的。

“你跟我们一块儿来坐吧？我已经给你留下一个座位了。”她对浮式瑞说。

“啊，决不！什么也看不到，何苦呢！”他这样回答。“我有一张池座的票子；我情愿坐在池子里。”

绿西有一点恼了。难道他不敢在别人面前陪着她坐吗？可是，她跟着就把自己抑制住，又把话跳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你认识娜娜呢？”

“娜娜！这个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呢。”

“良心话吗？有人跟我赌过咒，说你同她睡过的。”

但是米宁走到他们前边，把一个手指放在唇上，向着他们作个手势，叫他们住口。绿西问他为什么，他就用手指着一个正走过去的少年，低声说，——

“娜娜的情人。”

每一个人都望他。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浮式瑞认识他；他是达戈奈。这个少年，曾经为了追求女人，花费过三十万法郎，如今在交易所里混着，也还是为了弄点钱好不断地给女人们送花球或者请晚餐。绿西发现他的眼睛很漂亮。

“啊，白朗施来了！”她叫。“就是她告诉我的，说你同娜娜睡过。”

白朗施·德·西涅瑞，是一个肥大而漂亮的姑娘，她那好看的面孔，表现着许多将来还要更发胖的迹象。她跟一个瘦弱而须发专意修得整齐，并且神情极端高雅的男人，一齐进来。

“这是沙维叶·德·汪德夫尔伯爵，”浮式瑞在他同伴的耳边低语。

伯爵和这位新闻记者握手的时候，白朗施和绿西已经在那里突然互相解释起来。一个穿着绿衣裳，一个穿玫瑰色的浅红，两个人站在那里，那两条宽宽的大裙子，阻住了别人的去路；她

们的谈话里，屡屡提着娜娜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发声，尖锐得使旁人一个个都注意来听，听她们谈些什么。汪德夫尔伯爵带着白朗施进去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开幕迟延了时间，人心的向往也就更切，于是那一进门的大厅的四面墙中间，娜娜的名字，到处比以前回响得更高了。怎么，这出戏还不开始吗？男人们掏出表来看；迟到的人们，不等车子停稳，就先跳了下来，一堆一堆地从人行道上往里面拥，留下外边过路人，在瓦斯灯照耀下的路面空地上，都要伸着脖子往里边窥视一下，才走过去。街上有一个野孩子，吹着口哨走过来，叉着脚站在门口的一张广告前边，然后，发出一个流浪人的声音，喊着“喔哟，娜娜！”说完，就迈着一起一伏的步子，拖着他那一双破靴子，又摇摇晃晃地向前匆匆走去。大家看见他这个样子，发出一阵哄然大笑。连那些仪表无可疵议的绅士们，也都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娜娜，喔哟，娜娜！”人们都在拥挤着，票房那边发生了争执，把这些观众都传染遍了的那种愚蠢可笑的一种病狂，和那种简单的兽性，逼得他们呼唤着娜娜，要求着娜娜，因而，这一片嗡嗡之声所造成的喧嚣，也就越来越高了。

但是突出于这一片轰轰之上的，预告开幕的电铃响了。“铃已经响了，铃已经响了！”这一片传言，声音达到大街之上；于是一阵惊慌的拥挤，大家都抢着先挤进去，剧场把门的侍役，只得增加了人数。米宁满脸焦急，终于又算把直到现在还没有去看洛丝服装的史坦那给抓住。在电铃刚开始叮当响的时候，拉·法罗阿兹就已经在人群中分开一条去路，拉着浮式瑞，生怕错过刚一开幕的那一场戏。可是观众的这一切焦急的样子，招恼了绿西·司徒阿尔。这一群人多么象野兽，怎么能这样推挤妇女们呢！她带着卡洛琳和她的母亲，留在那一群人的最末后，现在进门来的那个大厅可空了，而门口外边，依然听得见大街上连续不断的辘辘车声。

“好象他们这些戏，每出都可笑似的！”绿西在爬上楼梯的中间，说了又说。

剧场里边，浮式瑞和拉·法罗阿兹，坐在池座的前排；又在那里向四处张望。这个时候，全场子都亮得辉煌了。瓦斯的大火头，把那盏大吊灯的水晶玻璃照得通明，许多发黄色和玫瑰色的火焰，发着嘶嘶之声。这些小火焰，从屋顶向地板上洒出一道铮亮的光辉之流。座位上的紫红丝绒，被灯光一射，都射成了湖水的色调。场内金彩的装饰一经照亮，于是那些柔绿的花纹，和天花板上太鲜明的图画对照起来，便觉得它的颜色和谐得多了。台口的脚灯也亮了，脚灯用活跃的光辉之流，把前幕照得很亮，那颜色富丽得很，适合于童话中的一座宫殿的，一块沉厚的大紫幕，和上端与顶画之间的泥饰，已经显出许多裂缝的粗陋台框口，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这里边早已温暖起来了。乐队在他们乐谱架子前边，正调着乐器的弦索，一会儿一声笛子的清脆的颤动，一会儿几只号角的窒息的呜咽，一会儿又是小提琴各种音符的低吟，这些，都在全场逐渐增高的人声喧嚣之中，飘浮了出来。所有观众们都闲谈着，拥挤着，在一般的冲撞下去寻找位子坐；两边甬道上的匆忙拥塞，现在猛烈得使每一道通进场子来的入口，都在艰难地流滚进一道耗不尽的人流。人们彼此打着招呼，衣服互相摩擦，不断的一列列的女人的裙子和头饰，被男人们黑色礼服或长上衣的色头，强调得更加鲜艳。虽然如此，一排一排的座位，终于慢慢坐满了，同时，东处，一个梳妆得漂亮的头压倒它周围的打扮，西处，又一个美妙的侧脸，低下去，露出头上的发髻，髻上闪着一颗宝石的光芒。有一个包厢里，一只赤裸的女人肩头，闪耀得象雪白的素丝。其余的妇女们，安闲地坐着，娇弱地扇着扇子，用眼睛飘随着人群往前推进的移动。而年轻男人们呢，穿着长背心，上衣钮扣孔中插着梔子花。站在池座里，用戴着手套的手

指头尖，举着他们看歌剧用的手镜在端详。

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表兄弟，开始在寻找他们所熟识的面孔。米宁和史坦那同在一个低层包厢里，并肩坐着，胳膊靠在蒙紫红丝绒面的栏杆上。白朗施·德·西渥瑞好象是一个人独占了一间和池座一样高的一层的台口包厢。但是拉·法罗阿兹，比任何人都在先研究了达戈奈，他就坐在他前边两排的一个池座位子上。紧挨着他的，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从外表上看来，大约有十七岁，很象是一个逃学的中学学生，正大大地睁着一对小天使所可能有的美丽的眼睛。浮式瑞看见了他，就微微地一笑。

“头一层楼座上的那个女人是谁？”拉·法罗阿兹忽然问，“就是旁边带着一个黑衣少女的那个女人。”

他所指的是一个肥大的妇人，衣服绷得非常紧瘦；这个女人的头发，从前是金黄色的，而现在的色调已经变得有一点发白发焦了；她的脸，用胭脂涂得通红，再被如雨丝一样垂下的儿童般的小发髻一衬，看起来更象是肿了似的。

“那是嘉嘉，”这是浮式瑞简单的回答。因为这个名字似乎使他的表弟有点诧异，他就又补充说，——

“你不晓得嘉嘉？她是当年路易·菲力时代的社会上的红人。到现在，她可就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她的女儿拉在身边了。”

拉·法罗阿兹却绝不去望那个少女。嘉嘉的样子打动了他的眼睛就盯住她再也不放。他觉得她依然很好看，只是嘴里不敢这样说出来。

这时，乐队指挥把小提琴的弓子一举，乐队就奏起序曲来。人们仍然继续往里进；纷乱和嘈杂之声，有加无已。在那一帮专门看初演而从来无间的观众中，有一小部份是些厮熟的朋友，他们一遇到，就又微笑着聚拢在一起。久看初演的老顾客，一

见面交相问候，头上的帽子也不摘，彼此似乎很熟识，态度也很从容。所有巴黎的人物全到了，文艺界，经济界，和一些要家们。这场子里有很多新闻记者，有几个作家，有一群做证券交易的商人，而交际花之类的女人，也比正经妇女多。这是一个特殊地混成的世界，包括着被一切恶德所污锈了的天才，而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疲乏和热衷，同等地左右着每一个人的脸色。浮式瑞，因为他表弟发问，就把专门留给报馆和俱乐部的几个包厢，指给他看。然后，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个一个都告诉他——其中有一个人生得枯瘦，嘴唇生得薄而凶险，而顶特别的是，另外有一个肥大的人，脸上露着愉快的神色，正凭倚在他邻座一个年轻的小姐的肩上，用温柔而慈爱的眼神，神往地瞪着她看。

可是，等他一看见拉·法罗阿兹向着对面包厢里坐的几个鞠躬的时候，他就把话停住。他显得惊讶。

“什么！”他惊问，“认识莫法·德·伯维勒吗？”

“是的，很久以前就认识了，”艾克多尔回答。“莫法家在我们家的邻近，有一片产业。我常常到他们家去。伯爵和他的太太是跟他的丈人，那位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的。”

他表兄的诧异，使他心里高兴，于是他就以一点虚荣的心情，谈得更详细了。侯爵是政府的一个顾问；伯爵最近被委为皇后的侍臣。这时浮式瑞已经举起了手镜，向着伯爵夫人望去，一看，那是一位丰满的棕发妇人，生得一身洁白皮肤，和一对漂亮的黑眼睛。

“请在闭幕的时候给我介绍介绍好吗，”结果他这样说。“我曾经见过伯爵，不过，我很想参加他们家里每礼拜二的招待会。”

从高处各层楼的廊座里，发出有力的“嘶嘶”的喊叫。序曲已经都开始了，还有人们在入场。后到的人使得整排的观客

不得不全体站起来让他过去，包厢的门吱吱的响着，在所有甬道的地方，都听见有大声的争执。许多闲谈的声音，一点也不停息，这一片声音，宛如日暮时多嘴的麻雀在高声喧噪。一切都在混乱中；全剧场里，到处都杂错着穿来动去的人头和胳膊，这些头与臂的主人们，都在想法子去坐下，想法子坐得舒服一点。此外，另有一部份人，很兴奋地站在那里，想在开幕前向四下里作最后一次的张望。“坐下，坐下！”的呼喊，从后边昏黑如窟窿的深处，猛烈地发出来，一种期待开幕的心理共鸣颤遍了全剧场；大家总算终于马上认识全巴黎为她整整忙了一个礼拜的这个著名的娜娜了！

然而，谈话的嗡嗡之声，一点一点地，慢慢轻微下去，重新发出一些粗大的声音，只是偶然有一两阵。在这个逐渐消逝的低语中间，在这些声音之将死的微叹中间，乐队正用一个飘忽无定的节奏，作起一段短小轻快的华尔兹曲，曲子鸣啾着戏弄的笑谑之音，观众听来觉得周身苏痒，他们已经露着牙齿笑了。坐在最前几排雇来的那一帮拍手的人^①。就拚命鼓掌。幕开了。

“真的！”拉·法罗阿兹还在接着谈话，大声说，“有一个男人陪着绿西。”

他正眼盯着他右首边的那个台口第二层包厢。卡洛琳和绿西；后边还可以望得见卡洛琳的母亲那高贵的容貌，和一个高个子少年的侧脸，满头是高雅的淡发，打扮得无可疵议。

“你一定要看一看！”拉·法罗阿兹又坚持着说，“那里坐着一个男人。”

浮式瑞于是决定举起手镜来向着那个台口包厢瞄准。可是，他一看，马上就把手又转回来。

^① 法国剧院，常雇人混在观众中间，领导鼓掌或喝彩。